

SHENGJING YU WENXUE

圣经

与文学

时代文艺出版社

梁工 主编
程小娟 副主编





圣经



与 文学



梁 工 主 编
程 小 娟 副 主 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经与文学/梁工, 程小娟编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1

ISBN 7-5387-2070-7

I. 圣... II. ①梁... ②程... III. 圣经—宗教文学—文学研究 IV. I10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6370 号



圣经与文学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5638648 发行科: 5677782
网 址	www.shidai china.com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言	1
1 暗流涌动	9
——圣经外传与圣经	
2 天路历程上的灵魂自白	14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与圣经	
3 孤独人生的另一种活法	19
——基督教圣徒传与圣经	
4 人性音符装点的神圣乐章	24
——教会戏剧与圣经	
5 为上帝而战	30
——欧洲中世纪英雄史诗与圣经	
6 侠义与神圣的奇妙融合	36
——中世纪骑士文学与圣经	
7 神圣的喜剧	42
——但丁的《神曲》与圣经	
8 “伟大”与“伟大”相遇	50
——莎士比亚戏剧与圣经	
9 乐园神话的再演绎	57
——弥尔顿的三大诗作与圣经	





目录



- 10 从毁灭城到锡安山** 66
——班扬的《天路历程》与圣经
- 11 从《约伯记》到《浮士德》** 71
——歌德的《浮士德》与圣经
- 12 借鉴与反叛** 78
——拜伦的《该隐》与圣经
- 13 恶魔与天使之间** 83
——雨果的《悲惨世界》与圣经
- 14 爱的旋律** 88
——狄更斯的《双城记》与圣经
- 15 剪不断 理还乱** 95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与圣经
- 16 复仇与宽恕** 101
——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与圣经
- 17 生死之解** 138
——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与圣经
- 18 致命之爱** 143
——王尔德的《莎乐美》与圣经



目 录



19 失望中的希望之“虹” 150

——劳伦斯的《虹》与圣经

20 精神家园的孤独寻觅者 155

——卡夫卡的小说与圣经

21 宗教感情的复归 162

——T.S.艾略特的《荒原》与圣经

22 寻找圣父 重建乐园 168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与圣经

23 多彩的乐章 174

——普希金诗歌与圣经

24 罪与救赎 181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与圣经

25 爱,通往天国的路 186

——托尔斯泰的《复活》与圣经

26 魔鬼启示录 191

——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与圣经

27 新亚当,美国梦 197

——19世纪美国文学中的新亚当形象与圣经





目 录



28 黑暗中的光明 204

——霍桑的《红字》与圣经

29 和谐生活的寓言 211

——梅尔维尔的《白鲸》与圣经

30 打破伊甸美梦 218

——马克·吐温的小说与圣经

31 基督教的围城 225

——奥尼尔的戏剧与圣经

32 寓言的复活与新生 230

——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与圣经

33 继承与改写 235

——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与圣经

34 孤独的英雄 无助的复仇 242

——鲁迅的《复仇(二)》与圣经

35 “神—人—英雄”三部曲 249

——茅盾的《耶稣之死》与圣经

后记 256

导 言

鲁迅的《奔月》中有这么一段情节：羿外出打猎回来，一如往常，只得了几匹乌老鸦和一匹射碎了的麻雀，嫦娥见状，就抱怨道：“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又是乌鸦的炸酱面！你去问问去，谁家是一年到头只吃乌鸦肉的炸酱面的？我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运，竟嫁到这里来，整年的就吃乌鸦的炸酱面！”我想中国读者很容易体会到其中的荒诞。读过之后你会笑，而笑过之后就是深深的悲凉。因为我们都熟知关于羿及嫦娥的神话故事，一看到这段情节立即就会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对比：射日英雄成了每天只能射乌鸦、被老婆埋怨瞧不起的可怜虫！月宫中的仙女成了抱怨日常饭食的庸俗妇人！一个大家熟知的典故就这样成全了作者与读者间的一次默契：在话语的深层意蕴与审美体验两个层面的会意。

类似的情况在古今中外文学中都很普遍。就本书所要关注的“圣经与文学”的关系而言，中国研究圣经与西方文学关系的前驱朱维之先生曾指出：“许多欧美第一流的作品，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其中密密地交织着圣经的引句和典故，我们读者若没有一些关于圣经的知识，便不能了解并欣赏这些杰作。”的确，西方不管是中世纪、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还是现

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都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由于文化和文学的隔膜,中国读者往往并不了解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圣经典故。对圣经的盲视使读者付出很大的代价。首先,读者无从体验作者的用心,从而造成作品意义和美感的大量流失及阅读体验的缺失。其次,读者会对那些与圣经关系极为密切或隐晦的作品感到茫然,根本无法深入进去。再次,读者可能会因此而误解或歪曲作品的意义,并影响对作家的评价。此外,它还可能影响到我们对东西方文学史的理解和认识。实际上,我们长期以来对圣经和基督教的集体无知已经为欧美及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和评价积累下了很多错误的认识和偏见,而这些“成果”也已经成为许多读者的前理解,引导新的错误的或偏颇的阅读。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了解圣经对理解文学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到圣经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拨开迷雾,进入到我们过去理解的黑暗角落中去。对读者来说,了解这些成果无疑是一件大有裨益的事情。本书精选了各个时期、不同国家受圣经影响显著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类型进行分析和解读,不仅要使读者加深对这些作品的理解,也要让读者形成一种阅读习惯和意识,了解在文学中出现比较频繁的圣经典故,它们的结构类型、使用方法、审美效果等,从而形成一种阅读能力,以便在其他作品的阅读中遇到类似情况时也能独立进行处理。

综合考察这些受圣经影响的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文学作品对圣经典故的运用非常灵活多样。就圣经典故的类型而言,就有语典、人典、事典、意象、结构模式、观念等诸多种类。就典故的使用方法而言,有的很明显,读者只要读过圣经,一看便知;有的是化用的,不那么容易辨认出来;有的则非常隐晦,在隐喻或象

征的层面上使用,需要专业的眼光才能领会。就其运用的目的而言,有的是直取其意、深化意蕴,有的是取其一点衍生自己的思想,有的则是反其意而用之,在颠覆原意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思想。相应地,它们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也多种多样,使人有时感到语言的机智,有时感到幽默、反讽的愉悦,有时体验到奇特的改写或语境反差带来的惊奇,有时则感到深邃思想带来的震撼。

语典是指引用或化用圣经中的语言。这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十分常见,要知道,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文学都是在圣经翻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时圣经阅读和宗教活动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因而文学作品的语言中到处渗透着圣经的因素,小到一词,大到一个句子,一段话,甚至是整个篇章。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以各种方式援引圣经中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往往能收到特殊的效果。比如,简·爱被舅妈送到劳渥德学校后,虽然生活条件恶劣,但却赢得了自尊和自信,于是感叹道:“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在和罗切斯特深深相爱时,她说自己是丈夫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当得知罗切斯特已经结婚时,她描述自己的心境就像《出埃及记》中埃及一夜之间家家被杀尽第一胎男婴的一片哀号。这些语句都恰当地表现出了简·爱的感受,而语句背后的圣经背景更强化了它们的表现力。

有的语典比较隐蔽,不是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比如在《红字》第二章中,针对海丝特的通奸罪,五个妇女展开了评论,其中一个丑恶女人说道:“这个女人辱没了我们大家,所以应当弄死她。这种事没有法律吗?圣经和法典上明明是有的呀。”这几句话化用了圣经中两处不同的典故:一是《申命记》22·22“若遇见

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治死”,另一个是《约翰福音》8·1-11中耶稣饶恕一个行淫女人的故事。作者对两处典故的同时化用既讽刺了丑恶女人的残酷、死守律法和对自身罪性的不自知,又暗示海丝特的罪只能由上帝施行审判。海丝特的女儿珠儿(Pearl)之名也来自圣经,见于《马太福音》13·45-46:“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一典故既表明了海丝特对珠儿的珍视,也暗示了海丝特对未来得救所怀抱的希望。若不了解它们,就无法体验其背后的意蕴。

人典是指借用圣经中的人物,最简单的表现是直接提到某个圣经人物,如“上帝啊”、“你这个亚当”、“该死的魔鬼”之类。比这深入些的是以圣经中的人物为作品人物命名,如《白鲸》中的船长亚哈,及其叙事者伊隆马利,通过这种命名暗示人物的性格或命运。有的文学作品借用圣经人物加以精心刻画,使之成为一个丰满的艺术形象,王尔德的《莎乐美》即典型一例。莎乐美在圣经中本是一笔带过的人物,但王尔德却将她演绎得精妙绝伦,使她成为作品的中心。

备受文学家青睐的是圣经中那些饱含意蕴的人物,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如亚当、夏娃、耶稣、撒旦、马利亚等,他们往往能激发起作家丰富的想象力和活跃的思想。许多作品直接把这些人物作为主人公进行重新塑造,比如,马克·吐温的《亚当日记摘录》、《夏娃日记》和《伊甸园一天》塑造了迥异于《创世记》中的亚当、夏娃和魔鬼形象,表达了小说家对人类本性及其前途命运的重新思考。有的作品讽刺性地描述圣经中的人物,如普希金的《加普利颂》一诗称圣母马利亚一天内接待了魔鬼、天使和上帝

三人,这不仅颠覆了马利亚的圣洁性,也颠覆了耶稣基督的神圣身份,从而消解了基督教的神圣性。诗人的大胆想象令人惊异。

有的人物典故带有很强的隐喻性。比如,在奥尼尔的《送冰的人来了》中,“送冰的人”希基隐喻耶稣基督,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中心人物凯蒂借用了圣经中夏娃的原型。作品中并没有明白告诉读者该典故的存在,而是通过情节模式、意象等因素将其暗示出来。《送冰的人来了》提供了一个与圣经所述等待基督降临相似的模式:充斥在酒吧间的失意的政客、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吧台妓女等等期待着推锁员希基和往年一样给他们带来免费的痛饮。《喧哗与骚动》提供了“树”、“蛇”、“衬裤”等意象,以及凯蒂使康普生家族堕落的情节线索,它们与伊甸园中夏娃受蛇引诱偷食禁果,导致整个人类堕落暗合。正是这些暗合提示读者注意圣经的人物原型,从而为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观照。

事典是指文学作品对圣经事件的借用。有的圣经事件只是文学作品中一个小小的表达元素,比如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讲述了雅各为拉班牧羊时靠自身聪明才智发家之事,来为自己放高利贷辩护。有的则构成一部作品的主体。中世纪的教会戏剧就搬演了许多圣经故事,如《亚伯拉罕燔祭献子》搬演了亚伯拉罕祭献以撒的故事,《挪亚及其儿子们》搬演了洪水方舟故事。它们主要演绎圣经故事,宣传教义,间或也穿插了世俗生活的内容。弥尔顿三大诗作《失乐园》、《复乐园》和《斗士参孙》的主体材料都得自圣经,其中《失乐园》的材料主要取自伊甸园神话,《复乐园》的题材取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斗士参孙》则取自《士师记》中士师参孙的故事。不过弥尔顿进行了

较多的改写和创造，巧妙地借助圣经素材表达出自己对人类命运和出路的思考。鲁迅的《复仇(二)》也取材于圣经，是对耶稣受难故事的重写，不过故事是原来的故事，意蕴却不再是原来的意蕴。原故事的重点在于耶稣以受难完成了救赎人类的神圣使命，鲁迅的重述却侧重于先行者的孤独与不被理解和民众的无知与麻木。茅盾小说《耶稣之死》也以耶稣故事为依托，不过目的在于“指桑骂槐”，讽喻现实中的政治风云。

文学作品还常常借用圣经中的意象，如伊甸园、蛇、生命树、水、方舟、虹、光、鸽子、火、羔羊、饼、葡萄酒、杯子、十字架等。这些意象背后都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它们一旦在作品中出现，往往就将其寓意带进作品，甚至成为统领整部作品的中心意象，比如劳伦斯的《虹》。“虹”是大洪水后上帝与人立约的标记，示意上帝将与人再次和好，寓有“破坏后的和谐”之义。在劳伦斯的小说中，“虹”被引申为理想两性关系的象征，成为作品的结构性因素。有的意象是以某种变体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如在《喧哗与骚动》中，水作为毁灭、死亡的象征，以雨、河的形式出现，班吉不断在昆丁、威尔许身上闻到“雨味”，凯蒂死的那晚班吉也闻到了“雨味”；而昆丁的投河自尽除了借助水而死亡外，更多的是洗涤自身灵魂和肉体上的罪恶。在《虹》中，汤姆与莉娣娅之间的情欲洪水则是圣经中大洪水的变体，两人正是经历了那场洪水之后，躲过了婚姻的灾难，才暂时趋于平静。意象分析是进入作品深层意蕴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圣经的结构模式也受到许多作家的推崇，见于不少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歌德的《浮士德》在整体设计上借用了《约伯记》的结构框架：上帝与魔鬼打赌——约伯(浮士德)接受考验——约

伯(浮士德)靠信仰得救,魔鬼最终失败。虽然情节的内容大不相同,但歌德借用这一框架,还是透露出他对于人的追求和救赎的圣经式理解:人要靠神的恩宠才能最终得救,单靠自己的努力远远不够。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四章式的结构明显受到四福音书结构的影响。小说从四个不同角度来讲述凯蒂由淑女堕落成荡妇的故事,四福音书也由四个人分别从自身的视角记录耶稣的生平事迹,彼此既相互补充又各具特色。甚至小说前三章与第四章的关系,也有如四福音书中的“同观福音”与《约翰福音》。这种多角度的叙述使人物更具立体感,同时,它与福音书的照应也为作品阐释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比如四福音书写了一个救赎和爱的故事,《喧哗与骚动》则以类似形式写了一个堕落和彼此仇恨的故事,这种比照意味深长。此外,更多作品暗含了圣经中犯罪堕落——受苦赎罪——获得拯救的整体模式,名著如雨果的《悲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托尔斯泰的《复活》等。

借用或演绎圣经中的观念也是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在基督教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西方作家即便不信基督教不读圣经,也难以避免圣经观念的影响,而对那些有着虔诚信仰的人而言,圣经中的观念更是刻骨铭心。有些圣经观念经常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譬如罪、堕落、爱、仁慈、宽恕、忏悔、拯救、审判、永生、复活等。这些观念有时在作品中偶尔提及,有时则成为一部作品的主题。在《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在威尼斯法庭上就用圣经中的仁慈观念劝说夏洛克放弃割安东尼奥身上一磅肉的要求。狄更斯的《双城记》对《新约》中爱的精神予以吸收和重新阐发,通过情节构筑和形象塑造表现了爱的主题。《悲惨世界》、《复

活》等也表现了爱的主题,作者坚信只有爱才能使人脱离罪恶,获得拯救。霍桑的《红字》把罪的主题当作关注的焦点,其中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携带着沉重的罪性,而小说家这种对罪的超乎寻常的关注实际上寄寓了他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及其对人如何摆脱罪性获得新生的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痴迷于思考人的罪性,作品中充满有关罪的激烈辩论,主人公往往因此走向疯狂或死亡,只有经受了熬煎或惩罚,最终承认并忏悔自己的罪时,他们才获得救赎的希望。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也以圣经宣扬的宽恕观念为参照。小说讲述了一个疯狂的复仇故事,所有人都因为希斯克利夫的复仇而陷入黑暗之中,包括复仇者自己。复仇带来的毁灭从反面告诉人们,复仇是一种罪恶,人应该学会宽恕,只有宽恕才能成全美好。文学作品中对圣经观念的借用一方面有助于强化作品的表现力,另一方面,也是对圣经观念的进一步阐发、修正和完善,二者是相得益彰的。

典故的运用无疑能增加作品的厚重。作家在使用圣经典故时,就把它背后的圣经文本带入了作品,这时出现在读者眼前的实际上已包括两个文本,一个是显性的,另一个是隐性的,而那个隐性文本可能会使貌似简单的显性文本变得异常复杂且内涵丰富。也许你眼前的小说中只出现了一个字“蛇”,但是作家赋予它的可能是一个意义系统:伊甸园的记忆,人类的罪恶、欲望和堕落,惩罚,救赎等等。如果不了解这个典故的意蕴,眼前的书会显得很单薄。如果了解了它,这本书就可能很厚重。所以若想充分领略一部含有许多圣经典故的著作,就必须弄懂其中的典故。

亲爱的读者,您想了解圣经对世界文学的深远影响吗?打开眼前的这本小书吧,相信它能为您提供有效的阅读帮助。

暗流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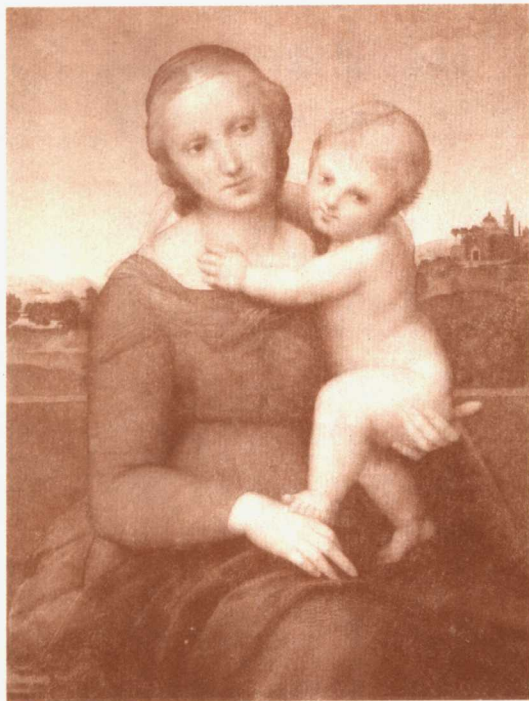
——圣经外传与圣经

如果你回到公元四世纪前后的罗马城、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或者安提阿,走到街上的一角,向一些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打听耶稣基督的事迹,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许多你所未闻的故事。他们当然会复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有关耶稣诞生的故事,但是,他们也可能会从马利亚的故事讲起:她的父母乔基姆和亚拿把她带到圣殿,让她在圣殿中成长,服侍上帝,就像在士师时代末期,虔诚的哈拿献上她惟一的儿子撒母耳。马利亚一直在圣殿中生活,直至十六岁时,才在大祭司的安排下许配给较她年长且已是几个孩子父亲的约瑟。他们也会沉痛地讲起耶稣受难时的情景,并提到耶稣身边的两个罪犯分别是杜马胡和提多。动情处,他们会诵读出几节不见于正典福音书的经文:“寻找的人,不要停止寻找,直到找到。”那些来自罗马城的基督教徒,肯定会特别提及保罗和彼得这两位伟大的教会领袖在罗马城的殉道:保罗被斩首,彼得则被钉十字架。

他们的故事虽然精彩而新奇,但正统的基督徒听后可能会恼火、愤怒,斥责他们胡说八道,因为那些都不是圣经中所记载的。《新约》中没有,《旧约》中更没有。事实的确如此,但另外的事



实是,作为正典的圣经经过了漫长的正典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其他的书卷被排斥在外。那些存在于正典圣经以外,却与正典圣经有着直接关系的文献,就是上述年轻人所述故事的来源,也就是经常被忽视甚至被唾弃的“圣经外传”。一般认为,



圣经外传乃包括《旧约》外传即《旧约·次经》、《旧约·伪经》,以及《新约》外传。圣经外传的写作时期很长,但公元前二百年至公元二百年是最重要的成书年代。

《旧约·次经》的体裁基本

上与《旧约》相似,只是没有律法书类的体裁。相比之下,《旧约·伪经》颇为特异,大多数是启示类作品,其次是有关《旧约》事迹与传奇人物的扩充之作。启示类作品反映的是孕育于公元前后数百年的末世论思潮,它们形成于一个受苦的时代,但着力描述新生的时代。《以诺一书》这样描绘想象中的圣徒居所:“公义在那里没有尽头,正直在那里永无止息。”它们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满怀力量和盼望地活下去。而作者就如先知一般,得着上帝